倘湖樵書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六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狀元光耀

宰相取于留心農務者

星命堪輿㶚巳盛行

丁酉科場

順治丁酉科以江南試場多有物議榜發之後諸生

哭于文廟騰有歌謠

天子震怒乃以兩大主考赴西市而分房一十八人

皆論絞蓋江南科場往往有紛紜之議比他省爲甚

得此一番洗刷爲之肅清是歲直隸順天亦以科場

之弊誅戮一二分房之官南北舉子皆臨軒覆試順

天先覆試得與會場江南覆試遲不及與會試矣于

覆試中 特賜吳公珂鳴進士入詞林焉考之嘉靖

十六年丁酉科江公汝璧歐陽公衢主應天鄉試時王諷以一論冠場取中第一試錄進呈禮官嚴嵩劾其品騭文字不填主名爲大不敬大學士言又謂發策以國家戎祀爲問所對多訕訕語遂逮繫汝璧衢于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麟何宏沈應陽俱命削法司即訊問試官舒文奎等各所在巡按訊所取舉人不許南宮會試又傳聞以易經題闕自外來而爲主于身爲臨會訕訕場中題尚忌諱自此科始三場時一生發[illegible][illegible]被風捲入半空落于國子監內及一榜

舉人不許會試送國子監肄業此其驗云萬曆二十五年丁酉科朱公國祚葉公向高典試應天解元呂克孝乃葉中允所定禦倭一策與河南試錄雷同言官劾之二公上疏俱罰俸是則丁酉南場屢嘗害氣所鍾而順治丁酉則最劇云　按嘉靖丁酉安南莫登庸篡其主黎季犛而自立不修職貢因命將往征之邊海諸省各造戰艦水陸並攻江公汝璧被命而南途次目擊炎暑調發有感于中謂徼外君臣自相篡弑宜治以不治而聽其自安可耳且黎季犛之初

叛賊殺命官傷害鎮將不受我國家之封而僭稱帝號其負罪爲不小矣登庸篡而有之固天道也又何必勞師征之爲黎賊復仇哉方膺命嚴程未及論列追試士乃以安南不必征發策言甚愷切又論勳臣配享止歲祫宜與至郊祀皆不宜從享策進遂被逮先是太史奏彗星犯文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以爲應云勳臣郭侯衍公配享之論欲置重典適值遣官停造海艦罷安南之征乃從輕謫閩船副提舉衛謫南雄通判　是歲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

試錄如聖謨帝懿四郊上帝俱不及擡頭及稱陳白
沙倫丕圖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又云體仁故可
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徵故
可以鼓舞等論參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郊則及黃
郊紫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
不道口指俱非體格帝怒命監臨官余光法司鞫問
提調官陸杰余鍠監視官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
鞫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鞫問　萬曆丁酉順
天場中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者四言中有關節坐副

考焦公竑謫福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被黜革然皆

高才博學爲文奇僻則有之而關節未也後亦漸白

嘉靖甲辰八月因翟鑾子汝孝汝儉俱登第給事

中王堯日等劾試官江汝璧彭鳳歐陽暾高節等阿

附關通遂收汝璧等下法司已而按覈有跡併同榜

進士焦清翟奇勳彭謙汪一中俱以苞苴得之者遂

削翟鑾官爲民汝璧等抵罪有差汝孝汝儉焦清等

俱奪名先是正月間南京御史包孝劾翰林學士等

官袁煒潘仲驂童承叙稽世臣郭希顏素乏清議乞

勅禮部勿與會試則江汝璧前此已干清議矣何以反令與會試而致復行鞫問黜奪耶　又按嘉靖甲辰張玉溪公潮主會試越十五日旣進策目呈御覽比晚忽痰湧暴卒于聚奎堂年六十七星者謂去冬文昌星次有白氣貫井星井分野在蜀白主喪公蜀人主文章故應之然則江公汝璧之處分于丁酉南闈也文昌有彗星犯之其處分于會闈也文昌有白氣貫之公之災何屢動文昌也　續耳談云萬曆丁酉楚士周懋伯試留都仲秋八日懋伯子欲送父入

闈夜半懋伯起其子熟臥不知及父出子猶臥未覺父疑有疾就呼之子曰兒夢入棘闈見諸舉子紛紛皆白帕包服其不包者無幾父曰汝見何人不包曰王某劉某不包父曰我包否曰父亦包也父曰果爾則落選必矣竟不終場而出是年王劉皆得雋　又續偹事云浙江永豐縣徐生家十萬之富萬曆丁酉入北闈全玄州焦澹園二公主試徐斯七人代筆每人止作一篇房考取爲首卷全公亦已選中及澹園閱之北一至七篇字迹長短不同如出七人之手遂斥

不中永豐人服焦公眼力通神云是則觀丁酉之南場則知鬼神有手觀丁酉之北場則知主司有眼予嘗謂行文到絕高處鬼神不得而抑之㦒文到至高處鬼神不得而障之君子當求諸人事已耳又考之永樂丁酉北京行部鄉試奏請考試官命行在侍講鄒緝王洪主考賜宴于本部越二日改命侍講王英出王洪爲禮部主事按洪杭州人進士任行人陞給事中以文學擢檢討修撰侍講洪初有操守恒自負矜已傲物醉輙出忿語斥同列以不得爲學士中

懷怏怏嘗密疏訐學士胡廣其父子祺爲延平府知府以罪死廣不當于實錄隱其罪上察知子祺寔卒于官遂不直洪至是薦鄉試官上命廣等擇人廣以解洪對上從之已受禮幣洪復密疏子祺事上曰此小人豈可以任侍近命禮部追所受禮幣而改命英洪既出失措乃詣事尚書呂震方窘以求薦蓮震等屢言于上不聽洪飲恨未幾病死觀此則北場丁酉主考之害氣已根柢于永樂間矣　王行甫又云萬曆丁酉劉太史曰寧黃上政燁典閩試取解首洪承選

南安人先是承選卷爲其廣文塗林皆滿塡在棄卷而解首已定楊聯芳矣劉公有小童侵晨入厨爲鬼提其頰曰汝主作甚試官解元卷尚落二十四號未經其目劉問急搜出果佳但與楊卷未決一二郎封視蕃伯青螺郭公郭公第洪一楊二詰洪卷幾棄已十六日矣　又是科西昌劉行中以禮經試棘入選呈主試董元宰欲嫌數句與舊說刺謬欲加之駁勘即似有人引御手腕且三四太史訝然妥置高等揭曉後因問劉曰汝先世有何陰德曰生父應生汝嘉

上三世皆以儒兼治醫有年于人多所生活太史曰
此陰德也因言其所以夫闈中固有鬼神然未有如
萬曆丁酉科之甚各省闈中或包衆于之眼或掣主
考之手或擊主考童子之面森乎其如在左右也

風送

唐都督閻公伯嶼重修滕王閣因九日宴僚屬于閣欲誇其壻吳子章能文令宿構爲序時王勃省父夫馬當去南昌七百餘里水神告其故且助風天明而至與宴果請諸賓爲序皆辭之至勃不辭閻不樂命吏得句即報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矍然曰此天才也其壻慙而退世所傳時來風送滕王閣者是也宋吳簡言經巫山神女廟題絕句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閒唇脗

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順風爲謝明日解纜一瞬數百里風行水上曰渙蓋風水相遭而成文馬當之神助文人之風于文未成之先巫山之神助文人之風於詩已成之後各有攸當也　蘇東坡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濟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即默禱順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于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迨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

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宿蕭淑言卒風掠耳篙師升飄颻飯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耳順濟之威靈為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　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為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既甫得脫縶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次早撥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應試因書一絕于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晚釣臺今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

斯眞所謂風送滕王閣者矣

風雨順人情

蘓文忠公泗州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者得風來者怨言人情之難調而天亦不能使人人之無憾也然廬山郏亭湖神以靈異故投身于巨蟒其爲神能分風劈浪以送往來之舟秦少游宿廟下夢天女歲以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借竹軒者是也莆田大蚶山有羅隱廟南唐封光濟王海商祈風分帆南北東漢鄭弘傳射的山南有白鶴嘗爲仙人取箭弘採薪此山得一遺箭頃有人來覓箭其人問弘何

所欲弘知其爲神人乃曰嘗患耶溪採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人呼爲鄭公風其地爲樵風涇云由是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順人情之風哉　楊升庵遊山記云遊大理府點蒼山閣北岡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遂趨屋下避雨軒窓洞豁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從行李中谿曰此點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秧雨者耳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晴霽收刈麥插秧兩無所妨世傳觀音

大士授記如此由此觀之天下亦豈無兩順人情之

雨哉　容齋四筆云乾道九年秋贛吉連雨暴漲子

守贛方多備土囊塞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

而臺符令禱雨子格之不下乃據實報之已而聞吉

州于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或問其故郡守曰

請霽者本郡以潦為灾而請雨者朝旨如此則天

雖欲順人情將何所據依哉　閩書元時莆田許天

麟至性孝友喜佛好施父卒苫塊三年既葬廬墓三

年又刺血寫佛經集千僧誦之其日四方雷電而繞

壇五里天明日朗人皆驚嘆郡守將聞于朝曰民何善哉彼雨此晴往往有之又江山縣蔣令君築九淸石梁橋始落成邦君與部民試脚行觴西山雨注獨橋畔數百武日色明霽萬目詫異福清縣余坑山昭靈廟前有釀酒風歲六月社民集祠下其時蒸熱酒善酸敗輒旬日北風以待之號張公釀酒風相傳漢趙昇師事張道陵隱居鳴鶴山下常乘鐵舸抵浮山合舟而登憇于磐石躡而北留巨跡鹿蹤于蒼石之上元八年邑人立廟曰昭靈

冷齋夜話二則

予讀宋僧惠洪冷齋夜話有二則可以贈今之善知識者特錄之其一記石崖僧云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衾枕首跣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曰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念此道人逢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僧所言衮衮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椀曰豈不畜經

袜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
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
人予愕然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
亦欲睡時作枕予甚愛其風韻而不告我以名及予
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
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自嘆曰使褎禪山
石崖僧見之則予爲無事人耶予錄此則將以告今
之爲木陳禪師者 一記武寧安和尚云洪州武寧安和
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爲同行秀已應

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將以書致安安未嘗覩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閒漢此真閑眼尿床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蓋亦微矣子輩猶嘗見之予錄此則將以告今之爲具德禪師者

枯樹復起

正德十一年丙子二月辛卯江西寧都縣通天村有合抱枯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故此則兆　世宗嘉靖皇帝由藩封入繼大統而中興之祥也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臥地一朝起生葉而以爲木下民之象當有從民間受命者及昌邑廢乃更立宣帝自民間起焉　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四年王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葬之祖也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乃莽生之歲也

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之象　漢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枯斷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此世祖之應　晉書五行志云晉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月忽起復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哀帝與

寧三年五月癸卯盧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立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祚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謂西昌修明之祚帝諱寔應焉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天辟惡之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

立相國其後張夫人專寵帝前光庭嫡孫張氏焉
水經注云豫章城南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
十五圍垂蔭數畝晉懷帝六年七月閒此樟樹已久
枯是月忽更榮茂乃元帝中興之應　南史侯景入
臺城凡廟樹咸見殘毀惟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
鬱茂及景纂修南郊將伐此樹以立二橋始斫南面
十餘株再宿悉枯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
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發識者以爲僵柳起于上林
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　開元

天寶遺事云明皇遊祿山之亂鑾輿西幸　宗中枯松再生枝葉葱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之祥　又唐景雲二年高祖故第有枯樹自天授中枯死至是復生睿宗以相王登位而傳玄宗有開元之盛又亳州苦縣太上老君降生之所有九井曰煉丹井有三檜曰鍊丹檜于有唐受命之年亳州舊宅枯檜再生其年卿雲見于其上上元元年枯檜樹下木枝上有朱書乾元亨利貞字重重分明大曆九年晉州神山縣唐興觀枯檜復生　進中

末中書省有枯柳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
貞元十二年丁丑禮侍呂渭令貢士試西掖瑞柳賦
後唐莊宗初嗣晉王時長柳巷田家有桃樹伐已
經年舊坎仍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
于舊坎其家驚駭愴惶散走議者引漢昭帝故事以
爲李氏中興之符　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
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存焉唐
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
之至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

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歷及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并舊枯餘存者若老龍之形　宋元祐八年新繁隆道觀大楠爲暴風所仆縣令將伐之忽軋軋自起此則樹之自爲神異者　汝南府州治東有伯懃祠棠樹枝葉無存僅一老幹高可三丈餘色理堅密如鐵相傳歷代帝王龍興則發新枝明　高帝起兵之年頂上一枝新發焉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湖邊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親往視

之後刻其木爲神像立廟祀之　舊志濟南新泰縣縣治儀門內有古槐一株元時縣省入萊蕪此槐遂枯後縣復復槐因復榮邑人目之曰靈槐　後山談叢云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既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李士實婁妃詩

先長史族伯好藏字畫曾見有李士實七言律四幅今俱忘之但記其秋意中兩聯云巧欲乞時無處乞路難行處有人行皴基未備時全好局面雖奇着不成此亦兆其妄舉無成之讖矣寧王之妃婁氏屢諫止寧王王令題樵圖乃樵人回首與婦語者題曰婦語夫兮夫轉聽採樵須是担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觀此二詩一則曰莫向蒼苔險處行一則曰路難行處有人行兩人設心何啻冰炭然

李士實又有四時絕句四首其一曰兩岸青山作一攢桃花灘下水浸漫花枝不動鳥聲靜携得琴來此處彈其二曰午夢起來閒看江江花江草擁江鱸逢逢畫鼓兩三棒驚起白鷗飛去雙其三曰白雲都只在秋山未老幾人能得閒總也無人識元亮只言都爲督郵還其四曰寒亦不知何處來梅花館裏雪蹬蹬道人邀我觀中坐着地架爐吹冷灰其詩皆兀兀不尋常併附記之 士實贈目者云蕭蕭雙鬢亂秋雲一片 何聖君山澤老癯顏不改封侯須看李

將帥山林而想封侯終舉不臣之爰事有山然矣
十寔初與陳白沙先生憲章友善白沙嘗簡以詩曰
風光何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
看少年人到老年更秦傾武穆憑張俊劉取劉埣將
孔明千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力挽東興　寧藩宸
濠父康王甚賢初王無子嘗于宮中齋禱一日王午
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逼
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于
王王命亟殺此兒一云其母爲南昌人屬馮針兒故倡也宮人環跪曰

憂無子有子而棄之邛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疾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又聞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遂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二私幸樂妓微服遊市中王覺曰待吾薨矣以鐵錐斫殺數侍者縛濠于柱親鞭之數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甚慧而多才以明經舉于鄉王素愛之急馳至王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捨焉後卒有所夢云　濠被擒見陽明先生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遂投水死

望遺棄之此使還果得屍著周身紙纏內結故易辨
認妃諒之女也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蒙居囹圄中
每飯必別具饌祀之言及輒嘆曰負此賢妃蒙俘四
至京于路有詩曰江上西風人鬢凉有書無雁寄瀟
湘山空落木秋容瘦海濶雲拖雨腳長綠酒且拚今
日醉黃花不比舊時香我家世事如棋局卒子當頭
若一將又憶故宮云當時輕棄牡丹臺寂掩重門日
幾回楊柳雨中含淚舞芙蓉江上帶愁開竊思孫子
眞非輔始信彼童自不才歌舞樓臺金馬地等閒留

與野人來濠性頗敏善吟咏而用之不善悔之晚矣

孫忠烈公殉濠之難者也自領巡撫之命已預辦矣其過草萍驛詩云綱常自古要擔當弱水誰將駕葦航嶺道風行劉岎厲海天雲淵雁飛將身曾許國頻加愛髮爲憂民忽變蒼醉飽恩光何以報寸心慚不愧朝堂王文成公定濠之變者也其鄱陽戰捷一律云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淮後戀闕眞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飛龍涓涘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今總

逝二公之詩者一以見忠烈公殉難之豫其詩慷慨一以見文成建功之卓其詩雄偉云　孫忠烈公燧至江西蒞臬以舊撫院基隘居者多病請爲改建燧曰有正人無邪地仍其舊而加葺之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二十八字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蓋先兆云報至家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炯炯若日見者諱曰天眼開矣此即宸濠將擒之先一日　大學士石首袁榮襄公宗皐弘治庚戌進士　興獻皇帝分封

安陸遂乞長史累加至江西按察使秩扈從　世宗
入繼大統進文淵閣大學士預知經筵敷陳愷切欽
賜公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晝寢夢一美
姬扶床跽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令願治相公帷箔
公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至是所受賜婢內一人則
沒入李白洲之妻孥也及後病革上疏敬還所賜奴
婢不從遺命各放歸家

寧藩先兆

續耳談云正德間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鬭者久之則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狀城中入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公守仁舉兵滅焉郎仁寶云正德十四年四月江西大雨小孤山下陷于鄱陽湖遂不知其處而一隴來脉之山盡皆崩陷水溢城中丈餘城外沿江之地澎湃而盡瀉去矣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後沙場積有死者黑龍一條蛟二十餘條明年寧王叛逆因而死者衆矣此水災蓋其先兆也又云尉禮

秋官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有夜寐忽覺而夜出門者故謂之夜覺近人魘寐而至起床開戶不知者往往有之聞寧藩爲變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如此及造逆之日一夜軍皆魘叫後省民多有逆逆徒就戮者豈非此輩俱在魘寐中者耶

西域稱王之多

嘉靖十有一年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王張孚敬以爲西域稱王者多恐後自封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咨勅道依稱王今盡裁奪恐變而歟至下禮兵部議言復上言西域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名部雖多朝貢絶少且與土魯番等國不相統攝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三人餘稱頭目無屬

嘉靖二十八年稱王者天方至二十七人土魯番至十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三四十人併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地名又異若人與一勑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安遠邦也彼若各執賜勑任意往來勢難阻絶驛勞煩重宴賜頻數剿其財力以役遐方計亦左矣從之按漢建武二十五年烏桓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闕封其渠帥爲侯

王者八十餘人魏景初元年遣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率衆五千餘人降遣弟阿羅獎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爲王然此王號雖多猶中國加之尊名以勸慕義遠來之人耳

瀛涯勝覽云南泥里國西北大海中有平頂巨山半日可至曰帽山依山有居人二三十家人稱爲王有問其爲誰曰阿孤楂我蓋王號也問者輒以是對殊可駭笑隸淳里國斯則人人自爲王矣蓋居海嶼之中妄自尊大無關重輕至于入朝中國若稱王太

冬俱給與勅未免失體所謂各執賜勅任意往來者勢所必至蓋中國以王號爲重未免姦人乘之耳此亦謀國者之長慮也　周必大玉堂雜記云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曆日詔書云謂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條具天祚贈典故事其王初立卽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祚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

欲厚其禮乎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南爲國蓋曾丞相之失聞奏並行移舊比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二月二十四日制授龍幹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　鄭邦章汝璧云陸慶開暹羅失印其世次子其全葉表文方物入貢且請印曰暹羅受貢十二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也時　上受方物傳內閣臣給印閣臣欲鑄暹羅國王印與之

予謂國初受封未必即稱王宜　廣東儒臣取舊文至術而予之及取觀則都統使印因如式製與之觀用益公及鄰邦章之所持議則是外邦之來廷者雖各自稱王而天朝未嘗輕以王之號畀之也豈嘉隆時諸禮臣未嘗考究及此耶

露筋廟

露筋廟在高郵州南三十里相傳有女與嫂過此天陰蚊甚嫂顧湖邊田舍 挽共投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乃露坐草中時秋蚊方熾質弱不勝撲擊至旦血竭筋見而死居人憐之爲立祠米南宮碑記云澤國之女嗜膚露筋不就有幃之子氏不顯于一府名可揭于萬世歐陽永叔詩近聞高郵問有蚊夜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刧仇不復投殴柯古續酉陽雜俎云相傳江湖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

白鳥蛄嘬血滴筋露而死 據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露筋梁先其還趾處是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〻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然則人耶物耶男耶女耶盡莫可的考矣始之爲梁朝鹿也繼之爲驛則男也又繼之爲廟則非娘娘不足以當之矣 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烟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嘬而死則高郵之露筋亦未爲怪也 搜神記云仙人趙炳長安令恐其惑衆收殺之民爲立祠于永康至今蚊不

能入則露筋廟之無蚊容或似之也　水經注江水所經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致虛閣雜俎云閶門汐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荆州李姥浦同金疊子云荆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于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滇州寶珠寺亦無蚊　史異云南梁孫謙字長遜天監中為光祿大夫歷官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

一寸卒年九十二　魏書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尪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朱平涵云五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但每至高郵望見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影者相傳呂祖有煉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仙氣驅之故如此此蓋屢驗云覩此言則露筋廟前之無蚊又另有說也　何子元云北京某街蚊多某街反少某無蚊處雖帳幙可無顧士廉云淞江亦然其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蚊

貞鳥

鳥之貞者出于天性非若人之由敎習識禮義而然也大抵惟雁爲甚他則偶一二見之耳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丘因賦摸魚兒詞以記其事同行蒲溪楊正卿果樂城李仁卿治皆有和章顧敬亭先生曰吾稼圃室傍有羅者得一雁鎩其羽縶其足立之汀畔以爲媒每見

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
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其腹腸寸裂
矣此等義禽而羅者猶剖其腹曾不得與雁丘同享
一抔之土也惜哉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縱湖漁父
弋一雄鳶刳剖置釜中煮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
漁父方啟釜即投沸湯中死斯固烈烈以殉不愧前
二雁矣　朝野僉載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
南得秦吉了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
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為使者

所銜斷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烏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此則比于樂昌之破鏡重圓成一則禽譜中佳話耳　玉堂佳話云頃年有人取得黃鸝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此則又夫妻爻子同難相死不絜金衣公子有此義烈也

朝野記畧云吳中報恩寺浮屠之顛有二鸛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罣罥輪索中奮翼自

樹卒懸弗脫雛下首大鳴若訴于人衆憐之然莫能升遂死若衙而絕雛倚其旁不去羣鳥欲啄之輒引吭怒逐不使近殆毛骨盡化乃已時高啓居寺東嘗見其彷彿飛旋形貌憔悴風雨之夕哀哀嗷嗷若號慕然乃爲之讚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過……少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又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合除夜燎烟薛除不祥一雁偶爲烟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傍數日

亦墮而死　記畧云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遊遇鷙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邃庵相公一清令家仆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陶石粱許齋公傳曰池州許齋公家世鳥戶偶張網得雁籠而置之庭羣雁過其上聲相聞也一雁忽自擲而下遶籠哀鳴如不勝情去而復來者數四齋公有女甚明慧方侍母績其旁見之愀然曰此豈其匹耶請放之母亦感動開籠而放二鳥鶵頸交頸若喜若悲飛而俱墜于地死矣剖之一獨無胆

女乃嘆曰有生之累豈不以愛哉吾已矣不復嫁矣
父母知不可奪聽之身亦毀業賈販江湖家漸殷日
具齋供僧女竟家居誦經以老此父母皆有根器人
而其端寔自二鳥發之　江總集云廬山遠法師未
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窠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見將
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于巢中疑其變子致死剖
視心腸皆寸絕法師于是放弩發菩提心　羣芳譜
云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
勉飼之乃就食一日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

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迴翔乃去盧老無子後歸臥黃浦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視曰非我陳州侶耶即當下鶴竟投懷中牽衣旋舞不釋盧泣曰我老無血胤形悲影弔爾幸留當如孤子迨老共此殘年 遂引歸爲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己像置鶴其旁後 盧沒鶴亦不食卒家人瘞之墓左 聞見錄云瀘南有秦吉了能人言有爨人欲以錢三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爨中遂不食而死

天中記云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鷴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王招之神境記云滎陽郡西蘭巖山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形翔集一日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年歲　又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蝎其雄驚墮爲貓所食雌悲鳴不食朝夕守巢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復獨巢其處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視之則抱雛之殼耳自是春去秋來。　渚宮故事湘東王修竹

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送雌鶴于堂留其雄者尚在裒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皆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裒之雌也交頸頡頏撫翼聞奏鐘磬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絃節焉　徐天池云襄衛衙梓巢鸛父死于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逐去　南康記歸美山有石室色如黃金號爲金室有鵕鳥焉形色鮮潔自愛羽毛其雙者或鑒水向影悲鳴自絕方知孤鸞對鏡不爲

虛矣　文苑英華云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雀飛集上林因大將鄭偉布弋設置並皆擒獲六翮已摧雙心俱戀涸頸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焉立使[illegible]之　永嘉郡記有沐溪西去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恆餘父母一雙耳精白可愛友云神仙所養浮丘公相鶴經云青田之鶴

元至正間諸暨吳銓家犬病踣犬子銜食哺之及死埋山下有花開如白鳳人呼孝犬墓又名桃花犬楊維楨有桃花犬詩

草木有節義道德

聞見雜錄云楊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郊搆亭花旁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馮子猶云天史云楊州瓊花天下無雙隋煬帝移栽金陵而壯 葉枯瘁帝怒乃杖入十發回復活一年而死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識還送廟中鬱茂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南内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蔣子正山房隨筆云楊州瓊花于紹興辛巳金亮南寇揭本而去小者剪而除之花頓憔悴未幾故林旁復出三葉老道

士金大寧日加培護久之暢茂娑婆不異昔時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有絕句弔之云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凡花皆豔冶依人而此獨耿介不回是花之有節義者矣李北海娑羅樹碑云娑羅樹者非中夏物婆娑十畝映蔚千人密幄足以綴飛飇高蔭足以却流景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華葉自奇榮枯各異隨所方面頗徵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秦而秋有成惟南匪他自北常

爾或季春隆發或仲夏萌生早先豐隆晚暮儉若且稍莖後吐芬條前秀差池旬月奄忽齊同無今昔可殊非物理所測又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狀木有娑羅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慙于松栝成陰不愧于桃李近差官板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托根長樂棲頴建章布葉垂陰隣月中之丹桂遊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楡云凡樹昔以貞樸自立而此獨神化應物是樹之有道德者矣揚州之瓊花淮安之娑羅樹並亦千古而予特標其異于凡花凡

樹者如此　香案牘云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蟾蜍山頂有瓊花木徑八九尺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聞數里人常見之　陳鎏峨山游記云峨眉娑羅坪娑羅花盛開凡數十朶爲一叢遠看如牡丹淺淺紅色及黃白五六種惟淺紅如玉樓春者最多且佳　記異云娑羅樹出西番海中正德中見潯州官圃一株甚巨每株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所謂七葉樹也歐陽永叔咏娑羅樹云伊洛多奇木娑羅舊得名常于佛家見宜向月中

生　朱平涵云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檀美材也賈人以木筏載黃梅一株樹之殿旁胡僧坐其下忽不見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鼠之耗農人多驗之　羣芳譜云武后詔遊後花百花俱開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洛陽牡丹冠天下是不特芳姿豔質足壓羣葩而勁骨剛心尤高出萬卉安得以富貴一語概之又明時陸成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朶朶茂盛顏色鮮明有李氏者欲得之

既移其花朶朶皆背主面墻强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落無復前觀　處州名勝志云麗水縣三峯山下曰靈峯中曰翠峯上曰岑峯皆有僧舍而岑峯為禪智寺寺有紫牡丹一本高丈餘每開五百餘花花各十二瓣值閏年各開十三瓣宋政和間宣入御苑栽之花即不開詔遣還山復開如故　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趨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潮清者是也據名勝志相傳爲韓

文公手植名曰韓木舊株既老類更繁滋遇春則花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此邦人以此花繁稀卜科第盛衰　會稽志云雙筍石在釣臺山通澤廟側石筍雙立各數百尺其顛有異花每杜鵑鳴時花開爛若霞錦國朝祖宗三后登格星者花枯瘁者各三年華鎮詩云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

廣西志勝云蒼梧縣南十五里與封川界屬廣東有兩廣樹在封梧之間西北兩柯驗其榮瘁以卜兩省之豐凶　埤雅廣要云蜀錦城之南有海棕焉餘

猶龍鱗枝猶鳳尾高百餘尺相傳爲李唐時閣千稔矣 國朝徙其株于金陵莖葉披萎略無生意勅還蜀植之護以赤欄甃以紋石其枝仍前峻拔秀薄雲漢有若曾不知其徙也遷者其在城南者幹古顛仆命中貴吳從政視之惜其材初未諳他用既而斲爲五十餘琴以進異音清發今秘內府 李邈庵滇遊記云滇中江川山茶明 神宗移入大內時已六月開花極盛後三年不花延杖一百發還故里今每年開花百朵杖痕歷歷可數

樹有夫妻兄弟之義

江西泰和縣南古岡有庵庵前羅漢樹二株紫蘊糾結屈曲相如常年一樹開花而不結實一樹結實而不開花劉子高詩云東樹開花西樹子誰從枝葉認雌雄子謂此樹兩樹合爲一配有夫妻之義焉南越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子謂此樹分一幹爲兩家有兄弟之義焉　按山川記與云瑯真觀在南昌府城西南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幹號曰義松此亦與尋常

之連理木不同亦似有夫妻之義　潯陽記云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曰交讓者此也又楠木植之成行列枝葉若相廻避然謂之讓木江鄰幾雜志云楠樹直頭枝葉不相妨南人謂之讓木夫讓美德也楠惟能讓故為之棟梁楠惟能讓故貢之天府交相讓豈非具兄弟朋友之義者乎宋高宗時高麗進陰陽栢兩株高纔二三尺高宗以賜王綯綯種於承懷寺殿庭左右後栢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寺在崑山玉峰意外國有此種羅漢樹與陰陽栢蓋同一類與　羣談志餘云唐太液池有竹數十叢芽筍未常相離密密如栽帝因與諸王閒步于竹間語諸王曰人之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二心生離間者覩此可以爲鑑諸王皆唯唯帝呼爲義竹

遭遇

三楊相業最爲隆盛雖其光明俊偉非恒儔可望而要其遭遇人主眷注誠千古所難楊文敏榮於太宗時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喜曰寔切時病但汝爲心腹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時得御史鄧眞俾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郎日悛改惜終不赦衆厥聞出于文敏會祭酒缺員其推舉公欲疏之也上不允楊文貞公士奇于仁宗時天下方而大臣及羣有司

皆來朝兵部尚書李慶奏曰民間畜馬蕃衍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正官領壯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朝廷何爲負此名於天下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聞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多生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于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

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所失非小上曰偶忘之耶當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司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勅止散馬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又曰自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夫文敏之犯衆怒而不顧文貞之屢抗顏而不

抑其蹇蹇大臣哉而一二主之委曲周護有令人清夜思而感涕矣　潞溪雜記云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在上擁佑之凡事悉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咨議然後裁决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朝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樂語其故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太后賓天三楊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七夕

世傳織女牽牛渡河相會之說甚爲不經夫諸星各以其象而命之名牛之爲宿上兩星如角然下四星如腹然遂名之曰牛古人名之以牽牛耳又安有所謂牛郎其人者乎牛則畊用者故牛下九星曰天田又九星曰九坎古者農家擊田鼓以樂畊人故牛上三星曰河鼓又四星曰天桴旣有畊則有織其上又有三星曰織女皆以類相從而且近牛之斗宿下則有農丈人星焉有鷄星狗星焉而且近牛又有須女

之宿焉可知其取象如此矣牛星在河之南織女在河之北然牛星本主關梁織女果欲渡河牽牛自能致之亦不必役及人間之鵲矣牽牛主關梁河鼓亦主關梁故古又或以河鼓即牽牛云　凡單月而日數與之同則取之爲節而七月七日則以夕爲節何耶七者少陽數也重七則少陽已極矣老陽極則竟變少陰若少陽極則未即變也而氣已召穉少陰矣故不曰牽牛會織女而曰織女會牽女耳　五與午聲相同五月五日取節于午七與夕音相近七月七

日取節于夕　風土記曰七月七夕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爲牛女相會之徵應若是則眞有所謂渡河者矣桜神仙感遇集曰郭子儀從軍沙漠間因入京催軍食廻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𫐌車綉幄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曆中鎭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請御醫及幕賓王延昌等曰

吾此疾自知未到衰頹因話其事衆稱賀後九十餘歲如此則唐羅隱之詩曰時人不用穿針待那得心情送巧 余其言未足爲然矣又癸辛雜識云楊纘繼翁人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畫者彩霞絢粲數刻乃没太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如此則唐溫庭筠之詩曰微光奕奕渡天河鸞咽鶴唳飄飄歌其言似信而有徵焉 七修類藁云予友王

員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港見隱隱二條如旛非旛如龍非龍閃躍空中當數丈之上或分爲二或續爲一往來不定亦隱隱微聞萬鵲噪雜之音或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馥郁香發飄兮飄小雨數點而散意眞鵲橋之事也　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于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七月七夕絕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髡者羅願謂秋乃烏獸毛毨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于一日

所不能解也　續博物志云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
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
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
天卜以乞巧然則乞巧固不必以七月也下黃私記
云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
則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
巧惟吳媼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
五色綵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衆皆恐女徑吸食之
味甚香美明日梳頭窺鏡而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

而能媼壹甚改名爲綵雲有詩一卷行世然則乞巧固于八九月皆可亦不必定在七夕也又按燕翼貽謀錄云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己酉詔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其以七日爲七夕須行天下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始于朝廷故釐正之自朝廷始其七夕改用六日尤爲異聞　一三五七九皆陽數也故取之爲節乃古人扶陽之義然其間亦有次第焉冬至之節起于子半至一月一日陽之始也名曰

元旦其節取義于旦三月三日陽之次也名曰上巳其節取義于巳五月五日陽之中也一三五七九而五爲正中故曰天中而名曰端午其節取義于午七月七日陽之中下也名曰七夕其節取義于夕至九而陽極矣陽極過亢故自夕而復返于高節曰重九而爲之登高焉古今相趨而成俗蓋亦有所取耳周公謹乃謂上巳當作巳古人用日皆取十干如上戊上辛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不知此節定于三月三日謂之上巳以元旦端午七夕

合較之其爲用已時而非用巳日也明矣　外傳漢竇后小時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七夕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乃有神光照室爲后之瑞然則織女之賜人又不在乎人之仰乞之也　桂苑叢談云肅宗時鄭代爲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慎其儀七夕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乞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不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

視之則衣紙矣其針跡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再娠女病而不言張氏有娠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爲將服藥以殞之藥至將服呆娘昏瞀之内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呆娘曰其之告終當爲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不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呆娘尋卒母收藏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有動所匿之物兒即啼哭張氏哭女孩兒即啼哭罷即愈及能言嘗戲弄舊藏之物乃呆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位至御史　洪容齋隨筆曰宋蒼梧王當

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遂爲玉夫所弑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矣蓋候鬼宿渡河之候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仰占以候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于南夏晨見于東秋夜半見于東冬昏見于東安有所爲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

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　秘閣閒話云蔡州丁氏女精于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蠡海集云神明降誕亦以義起玉帝生于正月初九陽數始于一極于九原始要終也玄帝生于三月三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之原也東嶽生于三月廿八東屬木天三地八合兩儀之氣也二十八乃四七少陽位也九天生于六月廿四六為陰數四六廿四老陰之氣變少陽故應于雷神焉

鐵冠道人

世所傳鐵冠道人者皆取詭異讖緯之事悉以歸之甚多不經之語予考宋景濂所作鐵冠道人本傳則亦一術數之精者非必即神仙之流有百世前知之道也傳曰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

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
自此甦息否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
殆盡鐵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
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
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
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五月上祭山川
百神于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曰吉天馬兩
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
若拜是日中原贄名馬兩重之語皆符中又言省署

内營有震城中亦擾擾但于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灾蓬砲飛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内外咸恐傷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戮必在南康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庭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轉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敵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

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惟康郎山與南康小異耳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寔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咈上意方杜門待罪

中卯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曰
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藏之至六月之晦有
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
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
藏金匱中後六年得遺藁于故篋因總錄而併記所
識之事云云按鐵冠道人傳止于如此而世乃疑鬼疑
神訛以傳訛竟不知指爲何等也前漢書所撰東方
朔傳其末云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
非也又贊云云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

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剌故詳錄焉讀鐵冠子傳則豈非後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者哉予故亦錄其全文以示世耳　列仙通鑑云吳涵虛字合靈于後唐潞王清泰二年上昇有荊臺隱士鐵冠先生樊氏慕合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　湧幢小品蜀灌縣青城山樵陽子指一大樹下前身在焉開視果見委蛻其貌像則樵陽子也蛻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絲　陝西通志徐問眞濰州人有道術

與歐陽修語一日求去甚力修留之不可曰我友罪
我與公卿遊修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餘
俟于道周以瓢覆酒于掌中以飲提筒童子遣回不
知所在童子亦發狂莫知所終教人引氣愈足疾東
坡試之有驗　閩志云鄭俠于安置英州時取所居
山名自號大慶居士還鄉更號一拂居士謂歸田所
存一拂而已宣和元年忽夢有鐵冠道士遺之詩蘊
子瞻也寤而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二章以授其孫而
卒　宋郭彖睽車志云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

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王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李 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詩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其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着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與李縣尉旣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特達公發書皆預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卽火其書遺其人作詩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荒虛後公果貴顯李陷圍城之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石歷觀諸書則鐵冠

道人之名出來各有其人不特張景華之一人也

宋史雷簡夫乃雷德驤之孫雷有終之子隱居不仕杜衍薦召累遷職方員外郎簡夫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而每以口舌捭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里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御製周顛仙傳有云西征時携周顛以行至皖城無風舟人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于是諸軍上縴以舟蕩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行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觀張鐵

冠傳則此蹉小孤之風又皆由鐵冠之以術致之者也而顛仙已先識其有風矣然則高帝征漢之役周顛仙言其必勝之兆張鐵冠刻其所勝之期而劉文成又有熒星過可更舟之語朱楓林有晉卦五爻變占明日逢凶化吉之兆王者之兵不尚機祥而時亦在所不棄也　朱升號楓林精于易數康郎山之戰兩軍相持旬有五日升著得晉卦五爻有變占云明日我主逢凶化吉帝業自此成也是時友諒據鞋山日久糧盡計窘欲由禁江口遁回我師擊之自辰至

未上坐胡床指揮丹遽捧進船倉而賊發流矢已中

胡床板矣友諒大喜張望反被我軍一箭射死適記

云我師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帝亦

驚起回顧見其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帝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破矣

此兩事似一事而互傳者也朱楓林捧帝進胡床而

賊矢已着胡床劉誠意揮帝易舟而賊砲已碎舊舟

何相似之甚哉若楓林先一日有先凶後吉之占則

又似歸于朱者爲多矣

諸墓 幷塔

禽獸昆蟲皆各有墓此必有異而可以令人追思之者彙集其事焉　文海披沙云華陰有鳳居山一名龍骨山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墜地化青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函始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骨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鳳

壽食龍腦故龍畏之此一異也　華陽真逸焦山瘞鶴銘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速也乃裹以玄黃之幣瘞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　華陽真逸（即陶弘景）

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鷙鳥所搏將盡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日夜不息若懼

嗣而有所礙者貴妃置雪衣娘于步輦竿上與之同出適命從官校獵殿上鸚鵡方戲于殿上瞥有鷹搏之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命瘞于苑中爲之冢呼之爲鸚鵡冢　堯山堂外紀云韋皐鎮蜀嘗馴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沙門故事荼毘之得舍利爲塔皐自爲記畧曰元精以五行授萬類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昩人文以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平能言了空相于不念留真骨于已斃者因嘆息久之　金泰和間元裕之瘞一貞雁于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

雁丘詳見貞鳥門中　朝野記畧云萬曆間松江馮時可往黔中得一鸚鵡性甚慧每稱府可公相時可不攜室從一姬諸婢嫗之令呼夫人鸚鵡如所呼姬甚喜畜之雕籠親飼焉偶時可入內聞其呼曰此如君也嘗夫人教鸚鵡即呼如君姬百引之卒不稱夫人姬乃恚從時可益陽道中置之庭遭大雪寒餓而死時可嘆曰直如絃死道邊鳥亦然哉葬之益陽官舍華亭范機令有鸚鵡冢志　嫏環記云修武人姓嵇善彈以鐵爲丸先彈樹木廻丸中鳥人以爲神一

夕夢其亡父謂曰我往好彈害物甚多今托生爲汝後園樹上鳥汝宜戒此勿復彈覺心動欲止之翌日游園中見諸鳥翩飛不覺與動乃自思惟夢乃妄想所結况吾父平生何等人也顧托生爲鳥乎理所必無遂復彈焉彈至亭午樹上一鳥向䫉鳴聲甚悲若乞命者䫉惡之一丸纔中而䫉十指一時不仁䫉始大悔命工製小棺葬其鳥于樹下　蟲天志云宋天台黃巖正善寺觀師畜一鸜鵒常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旦立死籠中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蓮花大

智律師爲之頌曰六二維閑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　名勝志云永樂年閒閩人葉宜知衛輝府適有蝗災宜禱諸城隍忽羣烏飛食蝗盡烏死宜令盡收死烏葬之穿大穴封葬之爲文以祭號曰烏塚　高僧傳云杭州徑山僧法欽姓朱氏嘗餐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游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雞塚在山之麓　彙堅志云紹興初河南地陷于劉豫陳州守馮長寧會稽人也不肯下豫遣山劇賊王爪角併力進攻踰年糧盡而降爪角建三幟于通

遂下令欲從軍者立赤幟下民畏死盡趨之邑人王
翹兩翁念年老從軍必死因立黑幟下于是得歸王
翁入陳城取珍物聲跡殊絕十年後魏營產竟成大
家素畜二鷄一日邑尉過其家烹其雌者奉之及尉
還又欲殺其雄雄忽言曰我王翁也向者利君之財
貨別貯篋以待後入城索得之負以兩布囊宿野店
燈下開囊計數主人窺見明日留醉以酒而殺焉孤
寬欲來相從到君家殊不相顧更成大悶適隣人貫
四猳子亦來値君家鷄乳其投胎爲鷄前所殺者貫

家娘子也茲復害我乎尉歸白其事于郡守守命魏翁與鷄俱至民觀者如堵鷄謂言如初已而曰我翁畜輒泄陰事當死引頸揷在翅下僵縮而斃守麾與使瘞于老子廟後題曰人鷄之墓　寰宇記云天寶末德淸沈朝家有鵞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草如祭奠狀長呼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鵞塚

懸榻編云鉅鹿侯廣成先生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先生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埋

之碣曰義狼塚　名山記云山東陽信縣狼丘塚相
傳孫仁貴東征時憩此野火將燃及有一狼以身取
水展草火至而熄既覺則狼已死因瘞之　朝野僉
載云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
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于
人供養碑號為虎塔　述異記陸機少時頗好遊獵
在吳日有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
此犬點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
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戲語犬曰汝能

賫書馳還取消息而犬直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以竹筒繫之犬頸犬疾走驛路向吳入草噉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近岸即騰上逕至機家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書納竹筒中復繫犬頸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而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葬于村南去機家二百步築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塚　搜神記云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

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瑕出獵縱火爇草犬以口啣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週廻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古今詩話云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于御前坐榻之側每坐翻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呼號淚洒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

諭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裀置鹵簿中見者隕涕後犬斃詔以幃蓋葬于熙陵之側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云白麟赤鳳且勿喜願君出世懲浮俗　瀧水燕談云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歎犬彷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庄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庄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

氏閤門賴以不餒愈愛畜此犬後數年瘞于門[illegible]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名勝志云龍泉縣有白馬墓郎開國勳臣胡公渼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張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爲白馬墓章溢爲胡公咏桃花馬詩砵砂染瓣色重臺勾引春風上背來愼勿解鞍橋下溶恐隨流水入天台

五代史吳越杜建徽每從征伐常衣入陣軍中謂之虎子嘗從錢鏐弟鏢救姑蘇與敵遇過河梁斷鞭馬徑渡及岸

而馬斃瘞之號曰馬塚　傳信記云開元中上將登封泰山從兗州進白騾至潔而豐潤權奇偉異上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嘆異之謚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櫬櫝疊石爲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今存焉　夷堅志云恩州民張氏以屠牛致富一牛臨命跪膝若有請張不肯釋殺之將取其肝食血筒口處忽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大小不等張驚視疑是牛黃始置未食及烹肉就貨刀不能

切皆有圓珠如石韞其中胃臟盡然始知是舍利也
張郎日羅業哀發來所棄牛骨并舍利作一塔瘞之
玉行而云大内萬歲山陰有虬龍冢蓋嘉靖初禁
中貓日霜眉美毛而虬後青色惟雙眉瑩然潔白耳
善伺 上意凡有呼召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而又
極忠勤為善 上寢牀欖不移 上益憐愛之後死
勅瘞萬歲山陰碑曰虬龍冢
帝京景物畧黃南充輝于慈慧寺中誦金剛經失一
蜘蛛緣案上正中立向佛而伏驅之盤跚復來就前

位伏南充曰此聽經來者爲誦經終卷又爲說惰想門緣竟蜘蛛斂然矣舉之而輕視之遺蛻耳以沙門法龕之塔上人謂之名曰蜘蛛塔一 庚巳篇云吳俗喜鬭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予里人張廷芳者好此戲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必然遂蕩其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其困若夜夢神曰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張往掘土獲一蟋蟀濃黑色而甚大用以鬭無勿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死張慟哭以銀作

柘蠶之。方輿勝覽云。蜀王蠶叢氏祠。今呼為青衣神。在聖壽寺。昔蠶叢氏教人養蠶。作金蠶數十。家給一蠶。後聚而弗給。瘞之江上。為蠶墓。南史。齊永明間始興王蕭鑑為益州刺史。于州園得古塚。有金為蠶數斗。鑑一無所取。復為起塚立祠。

看命用生年不用生日

看命皆以生日爲主乃前代有用生年爲主以斷生尅制化而不用生日者在宋末猶然不知何時斷定以生日也按周煇清波雜志云丙午巳亥壬戌乙巳煇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至竟老窮薄退神用事多失機會然福不成福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耳岳珂桯史云蜀有楊艮者善議命其得失多以五行爲主不深信珞琭者嘗嘉泰辛酉將韓平原得君權震

天下武卯其所至艮屏人慨然曰是不能令終矣壬申辛亥己巳丙寅年干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生之金之剛者莫加焉曰劍鋒從可知已是金不復畏他火惟丙寅能制之蓋干支納音俱爲火而屬干本木寔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干末令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己巳而時丙寅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能致大受之福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謂其丙寅歲病死以爲不可再值其寔不然

蓋火炎極而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爐鞲萬物一橐籥孰可嚮邇是年固當兆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爲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餘焰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不可一陽將萌賁其將乎後皆如言以此二命之議皆從生年干支不從生日干支也然生年干支則所包者廣不若生日干支之爲切矣　唐呂才祿命篇曰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其命若胎而夭壽與故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

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値祿空亡據
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背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
無官命火也乙亥納音火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尫弱
雖陋而詩言莊公頎而長美目巧趨蹌惟向命一物
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四十八年
始皇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皆祿于法
無官假得祿奴婢亦少又破祿馬三刑身剋驛馬法
曰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
建命生法當壽帝崩不過五十二一不驗後魏高祖孝

文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背祿命驛馬三刑身殺驛馬于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愛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于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弒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此其孫劭濬皆梟逆五不驗觀以上所論五人命皆止以年爲主而以月令配之遂斷禍福竟置時

日之支干于不道于今大異　陸儼山纂錄云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于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于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天下最爲重蓋日躔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　文太清雲夢藥溪談云予嘗詰星命家有四柱同而禍福異者何曰刻異予曰刻異而若之推之者以時不以刻有四柱無五柱而惡乎知之文文山贈朱斗南序云甲巳之

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illegible]子以六十位類推數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各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于七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一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

之四行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月止于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文山府絨室家之否使之橋然不下者也　錢簡棲繪園著暨

一老人行憩一盤石上傍有大豫章樹風擊其樹一子墮下旋視之漸有萌芽老人倦息枕石而臥覺則萌芽已長怪之拾小石子識其地而去明日走視已長數寸又明日高幾尺許與友人共往視之隨視而長頃刻及人七日之間遂成大樹語云豫章生七日而成林固非妄也老人記其墮子之年月日時戲

從一術士布算之術士曰此支干是王者之命楷作無情物耳二十年而此樹已大十圍適有蘭若重建居民伐其材爲佛一軀萬人朝禮乃知草木無情而有命也一典史善談星命其曹偶候太守出堂適堂上鹿乳一子其曹偶戲之曰君善看命何不爲小鹿一布算之其典史猶未出典遂按年月日時支干戲成一八字數曰適是禽獸不足憑耳若生人值此八字三犯水厄一死矣衆笑而罷越三日小鹿失腳堂下井中而死　鐵圍山叢談先曾公生慶曆丁亥月當

壬寅日當壬戌將當辛亥刻時術者不多取之言位極人臣不過三數及逢時適主人爭談格局之高徒足一笑大觀歲復丁亥春煮順天門內有鄒氏貨粉于市家頗贍給號鄒粉坊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合曾公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爲之傾聳長則恣其所欲爲鬥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攜奴從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自死中歸上下悉大餘矣馬忽駭入波水中不可救而遂死焉

造命

凡造屋葬墳擇良月日時而用之定一八字謂之造命緣在人亦與有造命者焉凡宦官初閹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由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時全不用娘生日時故當擇善良日時乃屬松漠記聞云金人不知生日初與燕數中華遂分占良時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國主亶以七夕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卜一月旦謂之周正歷不佑可發一笑予按綱目于五代唐明

宗三年秋九月契丹主行再生禮分註云契丹之俗
凡十二歲其主本命前一年初度之辰行再生儀以
祀其先示不忘本也然則遼時已知有生日金代遼
後反不知生日何哉況年月時推命其法本出于
聿斯國又名廝聿斯故推命書有聿斯經或金人以弓
馬發迹爲生不記其生之月日者多耳　按金史右
丞相完顏亮生日金主亶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
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
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及亮篡位後二母俱尊爲 皇太后嫡母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生母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汾陽節度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因著令禁羣臣相饋獻然則金人不知有生日其語未確也　涌幢小品云馮道自幼遭亂離不知生日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欲致

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負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善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用不着亦省許多事

老學庵筆記云淳熙己酉春金邊帥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自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作九月一日大生日而可改則前所謂各認一日以爲生日者亦一證也

武廟逸事

珂雪齋外集　武廟幸楊遂庵一淸第時遂庵侍酒徘塲內皆大璫俱巡撫階筵御史監廚　武廟戲呼遂庵楊麻子云蓋遂庵少時中痘已死置之棺中忽然作吟詩聲復活當　武廟幸時遂庵病凡上湯飯俱一僕余鵬狀送　武廟問曰汝何名曰余鵬　武廟曰改作萬里可也鵬後自刻印章曰御賜萬里之章蓋此人亦遂庵門下客不敢言客故言僕耳每上湯飯俱具五十金爲儀　武廟曰暫收下下不下數千

金日壽與楊先生作茶果資駐駕一摒使宅辰則步
至邃庵宅上或園中釣魚作詩亦令邃庵作邃庵曰
詩思遲鈍請題入密堂構思　武廟笑曰我考秀才
正要面試詩成後改一字南闈釣魚得一大蝦蟆龍
顏大笑
按邃庵公與司徒鄒莊簡公交最密兩家夫人時
或相見莊簡念邃庵無子密令夫人勸之置妾媵
楊夫人笑而不言屢勸之夫人始言曰鄒夫人不
知我猶前貞身也大楊公文武異材豈從上界來

[illegible]久不染慾泥故現不男相耶

田濡尤谿人正德中以椽授處州衛經歷剛毅持重値　武廟南巡江彬檄諸衛以遼金二書進衛無以應擬購金軍士以貨使者濡獨不肯且上記言書籍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册而已彬怒將逮捕太監張永呵曰安用此板在國子監乃索諸海濱耶衆大懽笑助之聲徹御幄　武皇訊得其故亦笑日江平鹵此箭射不着當罰水一碗諸内侍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携之走出自此喪氣　王渠寧夏人

吏員爲保定府知事　武昌所遇之巡撫伍符設讌符素洪于飲　上召問與林鬪賭大碗偶不勝甚慍連罰符數觥潦倒匍匐堦前　上大笑業直前奏曰符老不勝罰臣業請代　上睨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許對曰不敵天子遠過撫臣上拊手笑手大觥賜者三觥壺者將復注上曰止不要採他這鬍子會與我酒喫着扶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子幾殆欲薦之曰是薦酒覩聽不雅卒辭之　武廟南巡姚鏌爲山東布政朝見上奇其狀貌獨中官云不喜御駕黑

龍舟被觸　上驚問爲誰曰姚布政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鎮往驛中寔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拜謝上曰偶觸何傷去去　定州有大塔曰料敵塔宋陰築以望契丹　右正德已邪　武廟南巡駐蹕于此揮酒宸翰壁間故作飛動之勢　名賢錄云蔣瑤字粹卿歸安人以監察御史出守荆州徙揚武廟南巡凡乘輿供御及宦侍宮妾視軍賂遺莫可貲算瑤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于身惟估設一二丈舟送還以迎權倖江彬輩

橫加折辱不為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魚戲言直五百金謀所以鬻者彬請以畀瑤促直甚急瑤即脫妻女簪珥及總紉服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　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歸魚亦不復取直郡有瓊花觀　上旨取瓊花以觀瑤以帖紙書此花生于某年為瑞應至徽欽北轅此花已絕今止存其名耳　上默然知瑤之借瓊花以諷也中貴欲選宮女數百人備行在撫臣欲刷之民瑤曰民女不可刷無

已知府臣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事
遂寢又傳旨要備胡椒蘇木銅錫白木等物計二千
餘斤且刻期無按惶懼命瑤速辨瑤曰任土作貢國
之經也非楊州所産而責貢雖殺人無以應命瑤遂
空手隨内侍謁見行宮俯伏廷下内侍復命曰萬歲
所需諸物知府蔣瑤不肯　上方坐默然久之乃曰
曬白布非楊産耶止取四百疋罷　又山陰汪應軫
以丁丑進士改庶常諫南巡廷杖尋謫知泗州一日
郵報車駕且至他邑傍徨勾攝爲具應軫曰吾與士

民素相信篤至費且久可貸今未有期而措泒四出吏胥因易爲奸耳他邑用挽炬夫役以千計彌月有東死者應軫令縛炬榆槲閒以一夫統十炬及駕夜歷境炬伍整飭戛過他所時中使恣索應軫令壯士百人列舟次呼振遠近中使錯愕應軫麾牽舟速行須刻百里倏出泗境　上至南京權倖矯旨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餘人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逃亡臣向募桑婦二十餘人備蒙納宮中俾授蠶事庶于王化有裨傳諭且停止又率貧困耆老十餘

俯伏行殿乞陳民間利弊疾苦中使恐　上知之也

遽撫膺診背曰你且去你且去美人也不要你的蠱

婦也不用你的　武宗在南京諸司朝參時景暘爲

國子司業暘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頫失朝儀江彬自

大聲曰司業亦是拿問數內兵部尚書喬宇朗然應

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于宇一時權

宜而能全朝廷儒臣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然亦見聖度之汪洋也　正德十二年八月　上微

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傳言欲過居

庸關往宣大等處遊玩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至沙河疏諫不納巡視居庸關御史張欽上疏苦諫不報再上疏又不報乃三上疏危言死諫有云傳言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寔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會分守居庸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赴昌平迎駕欽厲聲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敢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戸閻岳等至南口門傳旨宣內外分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并御史印至門固守之收其扃鑰手自持誓曰此是我皇家後

門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岳不得入回報 上即趣
鑾輿昌平而還韓邦靖西巡歌云去年天子建行宮
今歲榆林駐六龍聞道北關張御史曾回鑾駕在居
庸 正德十三年十二月戊子 上駐蹕太原先是
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嬖之至
是復召見大得幸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午至
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進
膳却之 十四年九月丁亥 上親征寧濠壬辰至
保定府與都御史伍符張宴府後堂藏鬮酢酒以爲

樂戊戌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晏
晏具草畧　上覩之笑曰慢我何甚然竟不怒及晏
都御史王珝獻觴步緩　上目之總兵神周因休珝
謂　上意不測明日復晏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
名恐　上誤以爲珝也江彬于從旁厲聲叱之冀以
得罪兩人　上不爲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歛
得罪者鑑出所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珝不可鑑以
頭觸之遂相忿爭鑑泣訴于　上　上曰此必汝有
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退癸丑　上

自臨清北還　上之南征與劉氏有約此即娼女因上幸而人呼劉娘娘者劉贈以一簪且以爲信過瀘溝橋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使召劉劉以無信辭　上遂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俱載而南十二月戊寅大閱諸妓女于儀真之新閘因覩大江命江彬捕祭明日幸民黃昌家閱太監張雄守備馬昊所獻妓以半艇舟中　先是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朔　上留宣府丁亥立春　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妓女共載妓女各執圓毬車既

馳裝擊背頭或相觸而躓　上視之大笑十五年正月丁酉　上迎春于南京衛諸戲劇如宣府又　上在揚州閱左右云春尚差十日也　上曰春何常迎之即至耳果迎之次日河冰凘羣臣駭視則是凡三次于外地迎春也十四年十月乙巳至淮安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乘漁人捕魚爲樂已未至寶應縣漁氾光湖十五年閏八月壬寅至儀真漁于江口次日如瓜洲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登金山遂如鎮江幸楊一清第庚申　上至寶應復漁于范光

湖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楊第臨三日　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救之而出自是遂不豫他書又記　上在應天時幸詞人徐霖第漁于其池亦溺焉徐遂名其池爲浴龍池則　上之好漁也甚矣十二月己丑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六校辦事後軍都督府平虜伯朱彬奏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掌後軍都督府事太師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畧擒獲逆濠奸黨乞明正其罪奉旨褒諭賞賚是日賜濠死甲午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大

爆軍容係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外閱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還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武宗御駕南征宸濠王廷相咏二絕云部下團營大總兵　我皇新作冠軍行九河壓地樓船去十月橫霜劍戟明　鄱陽雲霧總從龍天與功高五岳峯早獻俘囚開九廟便休戈戟慰三農　孫一元咏二絕云安化跳梁卽日平中原羣盜放縱橫洪都造亂誰堪伸除是君王自領兵　彭蠡[illegible][illegible]一箭收九江安慶是安流說與藩王

徐達欽親臣無數要封侯　至應天薛蕙咏一絶云燕姬玉袖抱箜篌馬上長隨翠輦游春來照影秦淮水愛殺江南雲母舟　王行甫云惠城劉大京兆守相始主政南戶部　武廟南巡至都戎服見羣臣因命文官皆戎服授手獨守相不戎服不授手駁上問此何官不戎服授手對曰文官不戎服不授手問汝何官對曰臣戶部主事劉守相也上吐舌下之曰壯哉竟亦不以爲罪

禁煙

癸辛後集云綿上火禁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雞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病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焚木炭取不烟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縣日中或埋食器于牛羊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賈庄數少年以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日風雹大作有如東廂柳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或云火禁

中難冷食無致病者後趙五行志云石勒時暴風大雨雷雹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故有此災　水經注云浮發水經董卓壘南其水一名阜漿水亦名妒女泉初出大如車輪皆青碧色婦人炫服靚粧過此必興雲雨郡國志云子推妹也故老傳此泉中有神似鼈甚伏復遊神出水隨神而湧　真定府志云妒女

祠在眞定府井陘西南故昔介子推焚死于綿山後人于此日不敢舉火因號寒食其來于冬至月以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以易其俗見則禁火以示誠來則焚柴以見志故謂之妒神唐大曆中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諲撰祠頌其銘有曰見則禁火來乃積薪其爲佳節在乎芳春又曰祭具珍羞服先錦繡又曰妒神之水澄爲黛色跳波噴浪如有可則輿雲致雨偉造化力則所爲婦女靚粧彩服至其地必興雷雨者迨非此泉之謂也　拾遺記云昔人爲介子推起思

烟叢種仁壽木似柏而枝長采啖其花堪食　曹能始云貴州鎮遠縣每清明三日居人皆閉門禁烟行路者不敢出其塗犯者立致災禍余同年友鄭憲爲鎮遠縣令目覩其事

石中人物

感通經唐永徽中雍州藍田東悟眞山寺寺居藍田谷西崖裂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于寺北擱更修禪院大石橫礙甚爲妨害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椎打之破其石中獲金像一軀四邊無縫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趺全具高五尺存于寺中一

彝堅續志分寧陳甫山莊有撻藁石陳夜步月忽聞鷄鳴于石上即而覗之不見移石于數步外至夜宿鳴如故復攜石以歸置之月下鷄必鳴其子剖視中

有雌雄二鷄文采可觀　宋宮有靈鵲石石中有鵲每天將明聞其噪聲宋南渡時得之晉州　陸深金臺紀聞鄜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鬛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魚　宛委餘編張幼于嘗示予一石中有嵌空魚形以爲奇寶余謂水經注石魚山本名玄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輒有魚形長數寸鱗鬛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則彼地遍山皆此石矣　雲林石譜湘州湘鄉山之顛有

石臥生土中入地數尺見青石即揭去謂之蓋石自青石下色微青或灰白青重重揭取兩邊石面有魚形類鰍鯽鱗鬛悉如墨描穴一二三尺復見青石謂之載石石下即著沙土然選擇數尾如相追游泳或石紋斑剝處全然藻荇凡百十尾中無一二可觀大石中魚形反側無序者頗多間有石中兩面如龍形作蜿蜒勢鱗鬛爪甲悉具尤爲奇異其石剖取燒之有魚腥氣又隴西地名魚龍洞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魚形與湘鄉所產無異　東谷硯譜李後主得青

石硯凹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擲其手振臂就取請以贊玩爲謝陶不許後主曰雖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雲林石譜云蘭州黃河水中產石絕有大者紋采可喜閩于壁石中得眞玉璞外膔又有如物像黑青者極溫潤可試金頃年余獲一圓青石大如柿作鎮紙經宿

連簡冊輒溫潤後以器貯移時有大波瀾一日墜地破而為三四段中有小魚一枚纔寸許跳躑項刻即死　唐杜綰剖石鎮子于内得小魚　王文祿文昌旅語嘉靖初年漁人于苕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鵞子内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　白孔六帖唐中常侍崔玄亮在洛中常步沙岸得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砉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五色線丹陽人王文秉採碑于積石下得自然圓石試加礱琢乃重疊相至盡如

掌破之有蟲出于中似蟾蜍狀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後有人曰人欲得富貴莫若得石中金蠶畜之則寶貨自至詢其狀乃石中蟾蜍也　修真錄云水仙子爲南嶽夫人侍者手恆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以爲經鎭一日誦陰符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蟲走出狀若綠螈就硯池飲水乘風雨飛去蓋龍也石不隨合略無縫痕　稽闇云楚宗室藏一黃石子如掌大就日中映之有白衣觀音像一軀在焉衣紋纓絡相好威儀中似嵌空搖動如活

福清縣鄉村化南里中有童子入一石洞洞中有石無故自動持歸鑿開見一白兎在焉取觀乃活者置之地能走數步有頃偃仆爲見風也漸漸化成石兎

平昌黃家營于文里山下遇一石礎高尺二三寸工不忍鋸欲截其柱凑之主人曰寧斵石而薄無斵木而短工鋸開則中一石蟹走出不知所之

龍門山記唐郭元振少游學于龍門山獅子峯前有石屹然高聳俄聞霹靂聲裂其石五色雲氣自石中出元振得寶劍于石罅後仕睿宗出將入相

閩書宋紹興

二十四年連江縣鋤夫得一圓石剖之中有小華峯
三字　方洲雜錄予常見其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
緋袍玉帶人端拱而坐予先君甃祖考時啓祖妣攢
合甃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爲二其中樹石花宛一冠
帶人立樹下若凝眸遠望如筆墨描畫　偃曝談餘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斵石內坎有白龜在獻而放之
于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　天寶中李應
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
縣見天寶傳信錄　夏侯孜開貞陵于堅石中得金

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闕一事于白
龜相類而終不能曉因偶檢東觀餘論溧陽役兵鑿
一大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板視之乃王逸少書頭
眩方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知幾何中有此碑可
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于石
中理不足怪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蟲水晶
內桃花片耳然王文恭石破而得金蠶樹縮石墜而
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異苑云永康王曠
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

贖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鬬于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急索既得搥破內空𢧵有二鳥處　滇補云南寧石燕每風雨日空飛又有鳴聲形酷類燕雌圓而大雄長而小臣石之下亂石之中或斷而得如孕卵然毛羽細者佳以斧碎之堅而微有白粉者此類甚多惟擊碎時軀殼自脫中藏有肉或紅或白或光瑩如明礬如水晶色醫家自有煅煉之法　一統志遼東有蝎臺在故東京城東北隅金大定中修城役工毀臺取土及半得石函破

之中有鬼石圓潤天成搖撼作動潺聲破之有二大蟹尾猶相勾不解見風即死　又滇南寶井中得一石中官以三百金易之中有玉蒼蠅二頭　武宗會昌元年大食國貢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影其形若枯松偃蓋颯颯涼風生于其間至盛夏上令置于殿內稍稍秋氣颼颼即令徹去　篆要云建德縣有金雞石難隱題曰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雞飛鳴而去　採蘭雜志云張牧過鼎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可亦晶映月覩之則有綠樹陰陰

下有一女子坐繩 觀白兎禱藥兎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髮或微笑意其為嫦娥也一日召客看月出以視之忽躍入空中明于月不知所之 北窓炙輠云有人曾畜一石胡人以十萬購之其人與之而請其異胡人令取盆水置石其中視之有一馬現石中狀如飛動問其所用曰此龍駒石也以水浸之馬輒生龍駒無價者也 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

有赤雀銜書以致殷上不知其義故遣詣呈仲尼觀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啣之殆天授也 一統志金雞巖在嚴州壽昌縣西六十里昔有異人過此剖石中有雞聲剖石得一物如雞有金色石竅今存

囊雲

瑯環記云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鷄蘚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　癸辛雜識云宋徽宗艮嶽初成令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于絕巘危巒之間旣而雲入遂括囊收口名之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

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　蘇東坡曰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出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白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攓雲篇　王行前云臞仙者寧獻王之先王也多藝好文兼善攝生每月令人往廬山之巔聚掬雲三十囊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陳以篆幔每日放雲一囊令四壁氤氳裊動如在嵓洞有詩曰蒸入琴書潤粘來几榻寒小齋非嶺上弘景坐來看按弘景行山中常聚雲袖內遇客輙放之爲贈其日不堪持贈君以其人遠耳

竊珠

墨莊漫錄云高郵[illegible]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為盜竊去往來殿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僧詰問具以竊珠對即引盜納珠令徐哀引去乃識塗而去西域記云錫蘭山國有小精舍內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貫寶珠焉有盜鑿孔入舍將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歎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上自身命下至國城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吝寶乃俯首

而授寶焉是盜尋持貨賣見者咸識佛像頂髻之寶擒以白王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一睹聖靈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佛髻重飾頂焉佛像因俯首以至于今失譯居寺之佛像使盜知釋迦而或殺之其悔改也小精舍之佛像一味慈悲毋乃深于詐盜乎　星槎勝覽云翠藍嶼山在龍涎嶼之西北　聞釋迦佛昔經此山偶浴于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今皆削髮無衣止用樹葉紉結而遮前後則又何待盜之嚴

也　名山古蹟記云梧州中巖山半石笋乃三石突起其形類筍旁有諾詎那尊者古道場宋元徽初有異僧入牛頭寺主僧厚禮之別去贈以一鑰曰後欲見我當至中巖山見石筍扣之可以見我明年寺以試頭佛失珠主僧馳至石筍峰下扣以鑰峯裂爲三乃見異僧曰盍取珠失沉濱我得之久矣主僧喜持珠而還

火不焚木而焚石 焚金 并火雜事附

事林廣記云斯加里野國山小有深穴四季出火井大石千斤放穴中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從穴中出流轉至海邊復回所過林木不燃遇石焚之如炭　夢溪筆談云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赫然出簷以爲堂室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窗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室內鎔爲汁

而室亦儼然　五代史周顯德中占城貢猛火油灑物得水則出火　雞肋篇云予守南雍州紹興丙辰八月廿四日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惠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悉皆銷鑠而其餘彩色如故與存中所言及引王冰註素問謂龍火得水而熾得火而滅皆合符矣　拾遺記東海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騰涌而火不滅爲陰火　名勝志云火山軍今河曲縣縣有火山山上有孔以草投之烟焰上發可爇物　守溪筆記云正德七年

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鳴樹幡而枝葉無恙南宇
嫂而神像如故又何也　膠州有木如蒲草束以爲
燎不畏風雨燒之成炭而不成灰謂之萬年火把天
工開物記四川有火井事甚奇其井居然冷水絕無
火氣但以長竹剖開去節合縫漆布一頭插入井底
其上曲接以口緊對釜臍注鹵水釜中只見火意烘
烘水即滾沸啓竹而視絕無半點焦炎意未見火形
而用火神此世間大奇事也物異志云豫章有石黃
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熱安鼎其上炊足以熟冷

則復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燃石也此亦彷用火之神者矣　潼川州蓬溪縣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有聲隆隆出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爲之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則土上有焰乾者至焚衣裾又有一火井在臨邛縣西博物志云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即滅絕又蜀都賦註先以家火投之須臾光焰上騰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華陽國志云火井井有火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

如雷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可拽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斛鹽家火煮之無幾也九國志云楊渭武義二年冬十月潛東界之楊林汀水中火可以燃物　隋唐嘉話云江寧縣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張勃吳錄云丹陽江乘縣有湯山湯出其下太小凡六處湯瀾饒其東西冬夏嘗熱人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灌之輒更鮮茂王行甫云太原之河曲東數里有火

山今儀部李文虎遨遊其地抵嶺見山裂有數寸青
草蒙茸炙手可熱以乾草投之烟焰飛出因以暖酒
炙肉烟焰烈熾矣而草又蒙茸不燃異矣或曰地動
而坼火自坼中出氣之搖撼軋摩者爲之耶此又何
常有搖撼軋摩哉　劉同人景物畧云陰得質而陽
得氣爲泉爲湯陽得質而陰得氣爲焰爲炭然而水
性非熱也　性非涼湯泉以貯器還涼蕭丘之涼焰以
燃物還熱　宋紹興三十二年建昌軍新城縣有巨
室篋中時有火光燔衣帛過半而篋不燃夫衣帛與

燄皆木之類也衣自然而燄不然此何理與　談苑云韶州岑水場地中涉土運置穴外爲風所吹即火起奕奕然　岢嵐州發臺因地中出火故名上復有火井　寰宇記云火山在梧州府南隔江山下水濱無極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　漢成帝河平四年六月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爲陽朔　元帝延禧九年二月京師有火光轉行行相驚譟　淳熙元年五月范陽地燃可以爨　穆帝升平元年梁州地東池有火焰滅澤水中有火　石虎時石燃于泰山

日而滅　符堅時關中土燃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貞觀十三年二月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　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　火生于木生于石中其常也蜀中有火井則不緣木而生矣老學庵筆記云吳中卑薄斸地二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火山阜人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钁所及烈焰隨手湧出故以火山名軍然亦不妨種植西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記云尼波羅國[illegible]四千里在雪山中都城東南有小　池　人投火于中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

變爲火西洱海志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則地中亦生火水中亦生火又非陰火潛燃之謂也　西溪叢話台州杜瀆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晝與僧對坐忽聞屋瓦有聲火光一綫下至地少頃遂大如車輪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于背不見久之復爲一綫飛去出屋即震雷一聲其僧僅有氣且舉衣視之背後袈裟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椀脊下燒一圓瘡楚甚皆以爲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藥塗之月餘遂無事此火不焚石焚金而直入人身

中又何解也　淵明別傳云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三藏傳突厥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南方近黑崑崙其國人能食火炭則又不啻敬而事矣東坡遊金山寺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神竟何物注云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　萬曆庚申邸報正月初九日初更時泰山岱廟配天門東青

龍神一尊身高二丈有餘口內出火本州官馳赴驗看果神口噴火烟光相雜仰令廟戶樂進等日率各廟道士并地方人將神扯到運水救滅不至延燒巡撫王在晉言奏聞言神口噴火自爲燃像雖則未焚殿宇實乃異常怪事兼之泰安州又于正月十九日午時平地黃風從西北方陡起昏暗蔽日至夜半丑時方止肥城縣亦申稱正月十九日午時黃風從西北起沙土蔽日惟風異常青登是日省城黃氣昏濛雨土平鋪堆積遍地等因此正當違左失律羣情震駭

之時而又怪異如此夫火出自燬神之口中則又莫解其何由矣　隋史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令使者致神像于祠未至數里野火欻起燒像　晉成帝咸通八年卽趙石虎建武八年有石燃于泰山

水經注晻嵫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不已潤盡火出山石皆燃炎起數丈經日不滅有大風自流沙出掩之乃滅石如初有人言動火發疾終年不敢輕近　郡國志邢州尚書房東廾地周百餘步其所踏響人馬行上轟作雷聲掘之卽火出

狀元光耀

儒林公議云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紱前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爲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門傳呼甚寵觀者擁道過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韉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羡歡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躒好辯人也嘗曰狀元登

第雖將兵十萬恢復幽薊逐虜兵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却掃編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投拱聖營爲卒始隷軍籍王公唱名首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人立于道旁或嘆曰彼爲狀元而吾輩始爲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耳聞者笑之後狄公爲樞密使王公爲副適同府焉觀此則狀元不得以傲狄公也又澠水燕談云狄武襄公初以散直爲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智畧頻立戰

坊常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敢當者公

識度弘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爲䔥平公范文正公

所深知稱爲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

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于是博覽經史通究古

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配享宗廟爲宋名將觀此則

狀元益不得以傲狄公也　續耳談句章姚明山淶

大司馬東泉先生鏌之伯子也東泉先生負人倫之

鑒督學廣東青衿士以姚夫子呼之明山公生而穎

異一日十行弱冠時從父任還至襄陽界遇一羽衣

而兩口者中道趺坐公心疑其為異人也前謁之道士謂曰欲識前程事文武兼目榮公未解所謂及中嘉靖癸未狀元臚唱之日其父東泉公以避捷上廳而當世榮之然則尹洙之言固有父子而兼得之于一日者宋時凡士不由科若三舍而賜進士或出身者不一其人熙寧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來獻捷遂以賜之其後趙遹在征和間擒蠻卜漏編次用兵首末表其子承裔來奏承裔亦得賜此亦可稱文武並榮者然此賜出身同進士耳非賜狀元也

宰相取於留心農務者

唐詩紀事云李紳字公垂初以古風求知于呂溫溫見齊煦誦其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乃言曰此人必爲卿相後穆宗朝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武宗時居相位四年出鎮淮南　宋史眞宗時呂夷簡知濱州以朝廷稅農器上言河北邊境徭役繁重當勸民力田請除農稅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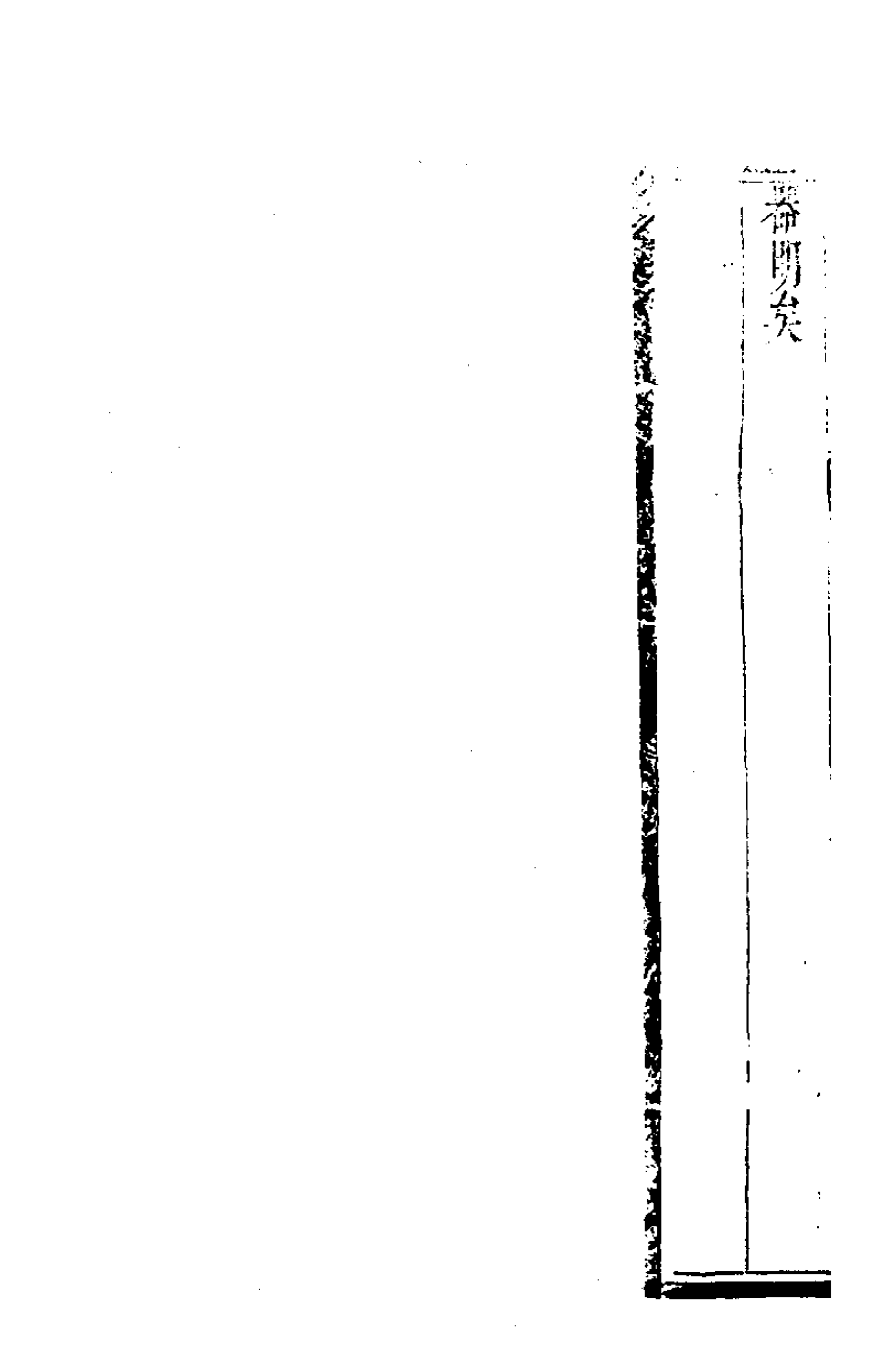
北哉詔諸路並除之時王旦爲首相王曾由三元擢官致位中書舍人德望隆重嘗與旦論人物旦曰有知州呂夷簡嘗與舍人共相將王曾頗自負不甚以爲然問其故旦曰嘗觀其請除農税一書委曲周浹存心天下眞宰相器也後夷簡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眞宗識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未果劉太后臨朝遂擢居參政尋平章事果與王曾並相凡執政二十年以太尉致仕　青箱雜記云唐裴晉公作鑄劍戟爲農器賦云我帝嗣位三十載也寰海鏡清方隅砥平

驅域中盡歸力稽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于此賦矣　明崇禎年間徐公光啓著農政全書一部達于乙覽遂即大拜　金壺子云唐盧杞爲虢州刺史州有官豕食民爲害杞奏請殺之詔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德宗從之且嘆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有意柄用矣宋眞宗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即有飛語上聞謂放稅過實太宗不悅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亳當按

太康西平兩縣曾乃遣冀公行公至兩邑按行甚詳諸抗言放稅逃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眞宗即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且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兩人爲唐宋小人撫機遘會有仁人長者之言聞于上遂至大用豈非天耶　文獻通考云眞宗初即位王文穆公與毋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迄咸平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啓蠲之文穆得賓古言即夜

俾吏治其數蠲且具奏貞宗愕曰先帝屬不知此文穆曰先帝屬不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貞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卒用爲相文穆晚繆所爲要不合古而貞宗獨加寵待者以其早有恤民之言宜爲宰相耳　唐書云李栖筠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利嗚呼有宰相器也凡藏忌之據唐書此則留心農務乃宰相之

偶



[illegible]閒矣

星命堪輿漢已盛行

蔡中郎九惟文曰八惟困之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此五星之說漢時已有也漢書宪德政碑靈帝中平二年造其中有云漢以河平元年遭白茆谷水災害退于戌亥之間輿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岳齋明而治率使學者李儒欒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此則堪輿之說漢時已行也　綠枀傳云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五公

搜採異聞錄云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後漢書來歷傳云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數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廚監邴吉以聖舍修繕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漢書註云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葬于人所棄地喪事趣辦不問時日有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爲廷尉肅宗時下邳趙興亦不卹忌諱所至必多所造作故犯妖禁家益用顯三世爲司[illegible]校尉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

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聞凶須駕留止還觸歸忌符宿鄉亭然第一舉孝廉後坐女婿事見殺此皆言釋日避忌之說也 太史公曰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塚良然此乃後世明堂容萬馬之說也 天中記云俗言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動裴元有五歲女忽然得病詣市卜云犯土即依方治之病即愈然後天下有土神矣

漢書成帝時陳湯上封事起昌陵卒不就有司皆

虞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取土東山且與穀同價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勢高敞宜還復之永始元年秋七月昌陵作五年尚事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客土無氣此雖不談風水之說然而因天性據眞土處高敞忌客土後世之談風水者莫過焉